

●黄宗忠

图书馆实践与理论研究的新创获

——《知识信息管理》评介

摘 要 即将出版的《知识信息管理》一书,对世纪之交图书馆工作的本质属性和时代特征进行了深入研究,认为21世纪图书馆工作就是知识信息资源管理。该书观点新颖,体系完备,论述科学,文风严谨。

关键词 图书馆学 文献信息学 信息资源管理 知识信息

分类号 G236

ABSTRACT In this article, the author introduces the forthcoming *Knowledge Information Management*, which studies the essential attributes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librarianship at the turn of the century. The book proposes that the library work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is information resource management.

KEY WORDS Library science. Information resource management. Knowledge information.

CLASS NUMBER G236

江西省图书馆夏侯炳、谭兆民两同志编著的《知识信息管理》一书,将由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图书馆实务与理论从信息管理转入知识管理的第一部书,我很高兴成为它的第一位读者。

图书馆这种社会现象已存在几千年。从它诞生之日起,或从16世纪以来,它大体经历了3个发展阶段:一是图书与人相结合的传统图书馆时代;二是文献信息与人、计算机相结合的图书馆自动化时代;三是信息资源与人、计算机、信息网络相结合的图书馆网络化时代。这期间,图书馆人一直在上下求索,力图系统总结自己的工作实践经验,深入揭示图书馆工作的内在规律,以优化图书馆服务,更好地造福于社会人群。

得益于这种探索真理的努力,东西方先后涌现出一大批各具特色的图书馆学理论,比如在国外,有以杜威为代表的技术学派,英国的管理学派,以巴特勒、谢拉和卡尔斯泰特为代表的社会学学派,被称为图书馆学中的情报学的交流学派,建立在计算机等技术预测基础上的新技术学派以及信息资源管理理论与图书馆学结合形成的信息管理流派,印度阮冈纳赞的分面组配理论,前苏联的社会主义图书馆学等等。发轫

于20世纪初的我国图书馆学,出现过多个思想活跃、研究深入、成果丰硕的黄金时期,其中尤以20~30年代,50~60年代和80年代至今这3次为著。第一次发展高潮产生了图书馆要素说,其代表人物是杜定友和刘国钧。第二次发展高潮形成了“矛盾说”。第三次发展高潮沿着图书馆学——图书情报学——文献信息学——信息管理学的链条发生聚变和裂变,规律说、文献交流说、知识交流说、文献信息交流说、信息管理说、新技术说先后亮相,可谓百花齐放、争奇斗艳。

毋庸讳言,世界图书馆界并非晴空万里。一方面,在实际工作中,由于经费拮据导致减少文献入藏量、压缩开馆时间、裁减工作人员,甚至关闭分馆、停办图书馆学院等事件时有发生。另一方面,在理论研究中,由于图书情报档案一体化发展、情报机构和图书馆学情报学专业向“信息”靠拢,学术思想出现了一些混乱,学科关系高度无序,甚至有人说图书情报及其学科出现了“异化”或陷入了“自我迷失”。实际上,在一些图书馆从业者中,甚至在个别“科班出身”的从业者中,一直存在着“图书馆学虚无论”。他们不承认图书馆学是一个有着独立研究对象的学科。说它“没

有理论”,充其量只是分类、编目等方法之学。在“异化”甚或“自我迷失”背景下,“虚无论”者以为拿到了“证据”,变得更加“理直气壮”了。对此,我想不必花太多笔墨去批驳。事实是,图书馆学早在 19 世纪初便以学科的形式出现在世界学科之林。德国的施莱廷格、艾伯特,英国的帕尼兹、爱德华兹,美国的杜威、巴特勒、谢拉,俄国的鲁巴金,前苏联的列宁、丘巴梁,印度的阮冈纳赞以及中国的一些研究者,200 年来为此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他们冲破阻力,不顾个人得失与名利,献身于图书馆学研究,从而使图书馆人在长期实践中积累的经验与知识得以上升为理论,逐渐成为一门为社会所承认的学科,从而跻身人类伟大的科学殿堂,获得每门独立学科所应有的那块小天地,在高等教育机构中有了培养图书馆专门人才的专业或地盘。

就在理论上产生若干混乱的同时,我国图书馆界无论在事业规模、学术活动规模与层次、专业教育规模与层次还是理论研究的广度与深度上,均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在理论建设方面,即以创建文献信息学和 Information Management 理论而言,也取得了成果,涌现了一大批有创见、有深度的研究成果。

本书两位作者正是出于对图书馆事业的挚爱和执著,追随着 19 世纪以来世界图书馆界先贤的足迹,在对传统图书馆及其社会说、交流说、文献信息说、信息资源管理说进行分化综合和对多年图书馆工作实践进行理性总结的基础上,提出图书馆工作的基本对象是“知识信息”,图书馆与其他信息机构的本质区别就在于它以“知识信息资源管理”为己任。以此为核心,作者一方面沿着“实物知识信息资源——文献知识信息资源——口语知识信息资源——体语知识信息资源——网络知识信息资源”作横向拓展,另一方面循着“知识信息——知识信息源——知识信息资源——知识信息资源体系——知识信息资源的组织与利用”作纵向透视,试图勾勒面向 21 世纪的图书馆工作和图书馆学的新框架。通过上述横向拓展,作者对世纪之交图书馆的工作对象进行了开掘。在这里,“知识信息资源”不仅突破了“图书”,而且突破了“文献”,它包括意识域知识信息源、物质域知识信息源以及由口语知识信息源、体语知识信息源和文献知识信息源构成的载体域知识信息源的所有知识信息,即举凡记录人类文明成果的一切载体均可纳入图书馆藏品的范围。通过上述纵向透视,作者对世纪之交图书馆工作的本质属性和时代特征进行了开掘。在这里,

图书馆工作者不仅不能停留在“书皮”的外部特征的揭示和“卷、种、册”的宏观揭示上,也不能停留在一般内容和形式“信息”的揭示上,而要直逼“知识”层次的整序、重组以及知识产品的生产。图书馆员从事的工作本质上是知识管理。但它又与企业的“知识管理”不同,是一种旨在建立知识信息资源体系的知识管理。在从事信息资源管理上,图书馆与情报所、档案所、博物馆以及其他信息机构具有共性,而本质上从事知识管理,这是图书馆与上述其他信息机构的根本区别,是形成如此这般社会分工的根源,也是图书馆在知识经济时代最大的优势所在。

在第一章第三节中,作者探讨了“信息—知识的转换机制”这一全新的课题。认为科学家、作家、教师等所从事的原创性知识生产和图书馆工作者等所从事的重组性知识生产是知识生产的主要领域,信息向知识转换的关键是数据和信息的“组合”即信息的应用和生产性使用,并探讨了信息向知识转换的理论基础及实现途径或方法。

对于为什么 21 世纪的图书馆工作就是知识信息资源管理,对于他们为什么要提出“知识信息”、“知识信息资源”、“知识信息资源体系”、“知识信息资源管理”等新的概念体系,作者在第一章进行了集中阐述。他们列举的 4 条理由是:(1) 图书馆工作的本质属性原本就是知识性;(2) 知识信息概念体系准确地揭示了图书馆工作的内容,实现了内容与形式的统一;(3) 确立知识信息概念体系有利于从业者认清工作的意义和价值,有利于提高图书馆及其职业的社会地位;(4) 知识信息概念体系反映了知识经济的时代特征。

上述这些是本书最精彩的部分,我为这种探索精神感到欣慰。

美国著名的图书馆学理论家、教育家 J·H·谢拉早在六七十年代即致力于图书馆工作实质与本质属性的揭示。他在 1965 年十分明确地提醒人们:“图书馆学已经从书籍世界发展到了信息世界的时代了。”1979 年他进一步指出:“我经常提出这样的反诘:‘人可以理解的书是什么?可以理解书籍的人又是什么?这个问题看起来很简单,但实际含义非常深刻,这就是信息这个最基本的问题,也是图书馆学家的研究任务。’”可见,处于信息经济发展前沿阵地美国的谢拉,几十年前已经认识到书籍的内容——信息,才是图书馆工作的实质与核心。应该说,本书作者的努力是与谢拉当年的努力完全一致的。我们今天已经步入知识经济时代。结合第一章论及的知识意义的第

三次根本性变化,我们欣喜地看到,夏侯炳和谭兆民同志的立论是言之有据的,是站得住脚的。它既看到了图书、情报、档案、文物以及其他信息机构从事信息管理的共性,又指出了图书馆这一专门机构从事知识信息管理的特殊性——正是这种规定性决定了图书馆工作及其学科的独立性。

在图书情报界普遍从文献信息学、信息资源管理这样多学科综合化角度开展研究的时候,作者却致力于图书馆微观层面的考察,这一点也是比较引人注目的。图书、情报、档案甚至文物这样多个部门实际工作与理论体系的一体化是一种趋势,在实际工作中优化了资源配置,减少了人、财、物的重复浪费,在理论上它导致了“文献信息学”的诞生。但是,这并不等于说,一体化可以代替或取消对上述各项业务工作及其对应下位类学科的深化和细化。世界是丰富多彩的。我们既要看到中国科学院和上海图书馆的图情合流,也要看到英国国家博物馆与图书馆的分流。何况,我们不能不清醒地看到,其他学科普遍地在深化、细化上下功夫,尽其所能地扩大研究领域、扩充本学科的地盘。一方面高度综合,另一方面高度分化,是当代大科学的发展趋势。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只讲合并,不讲扩展;只搞综合,不搞细化,是否会犯自我收缩、退居一隅的错误呢?这是值得我们警惕的。从这个意义上,更从信息管理研究转入知识管理研究的角度,我们庆贺本书的面世。

知识狂潮席卷全球,知识管理正在渗入政治、经济、科技、军事以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天天与知识信息打交道、天天做着知识信息资源管理的图书馆人不去介入,不去研究,到时候想介入、想研究只怕是插不进去了。从另一方面看,只有把图书馆工作对象的知识信息本质明确下来,把图书馆学建立在知识信息资源管理理论基础之上,图书馆才与时代前进的步伐一致,工作才有生气,才有光明的未来。

纵观全书,观点新颖,体系完备,论述科学,文风严谨,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作者视野较开阔,思维宽广,除广泛吸收传统图书馆学、文献信息学、信息资源管理理论外,很注意博采非图书馆学科的研究成果,如接受理论、中介论、传播学、系统论等,从而使本书观点比较新颖。在相当长的时期里,除少数几位著者外,我国图书馆学论著普遍存在着在本学科小圈子里打转转的毛病。殊不知,这种自我封闭是与当代科学彼此渗透、碰撞、

融合,高度综合化发展的大趋势相左的。图书馆学论著要赢得图书馆学界以外的学术界的认同,必须走“广纳百川”为我所用之路。只有这样,才有可能熔铸出透着时代科学气息的精品来。本书作者的这种努力,因此而弥足珍贵。

第二,全书内容丰富,资料充实,论证比较有力,分析比较深透,论述比较系统,说明力较强。可以引用和参考文献之丰来说明。尽管作者身处内陆地区,却能通过邮购、交换、借阅、复制、师友赠送、委托购买文献以及网上检索信息等方式,将所研究课题的资料搜集得比较齐全,所参考过的文献多达160多部(篇)。对于若干关键概念,作者还通过信函、电话与北京、武汉等地同行反复商讨,力求立论正确、少出偏颇之辞。

第三,概念明确,结构清晰,逻辑性强,且文笔流畅。为了深入揭示图书馆的知识本质属性和时代特征,作者从实际出发设计了包括“知识信息”、“知识信息源”、“知识信息资源”、“知识信息资源体系”、“知识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等一整套新概念。对这些核心概念,作者不仅一一作出明确的界定,而且彼此衔接紧密,环环相扣,构成了一个井然有序的概念体系。这些核心概念像一条红线,贯穿始终,统辖全书。同时整部书的逻辑结构十分清晰而严谨,较好地体现了思维的确定性、一贯性和论证性,而且行文自然流畅,故篇幅较长读起来也不觉费力。

第四,体系比较严谨、完整,而且观点比较新颖,时代气息较强,有所创新。作为一部概论图书馆工作的著作,该书不仅在几乎每一章节的内容上努力反映世纪之交图书馆在环境、观念、工作对象、服务方式、技术手段等方面的新情况,而且其引论、第一章、第三章、第六章、第七章等均系新内容。看得出,作者是在努力捕捉和揭示当代图书馆所面临的诸多变化,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为人们重新认识早已熟悉的图书馆工作提供一种新的视角。因此,本书在传统图书馆学理论框架的基础上,在诸多方面有所突破、有所发展。

当然,凡事均可一分为二,本书也存在一些弱点或不足。比如,尽管作者搜罗了许多新资料,书中引用的个别调查数据却比较陈旧,这是令人遗憾的。

黄宗忠 教授。通讯地址: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邮编 430072。

(来稿时间:2000-11-02)